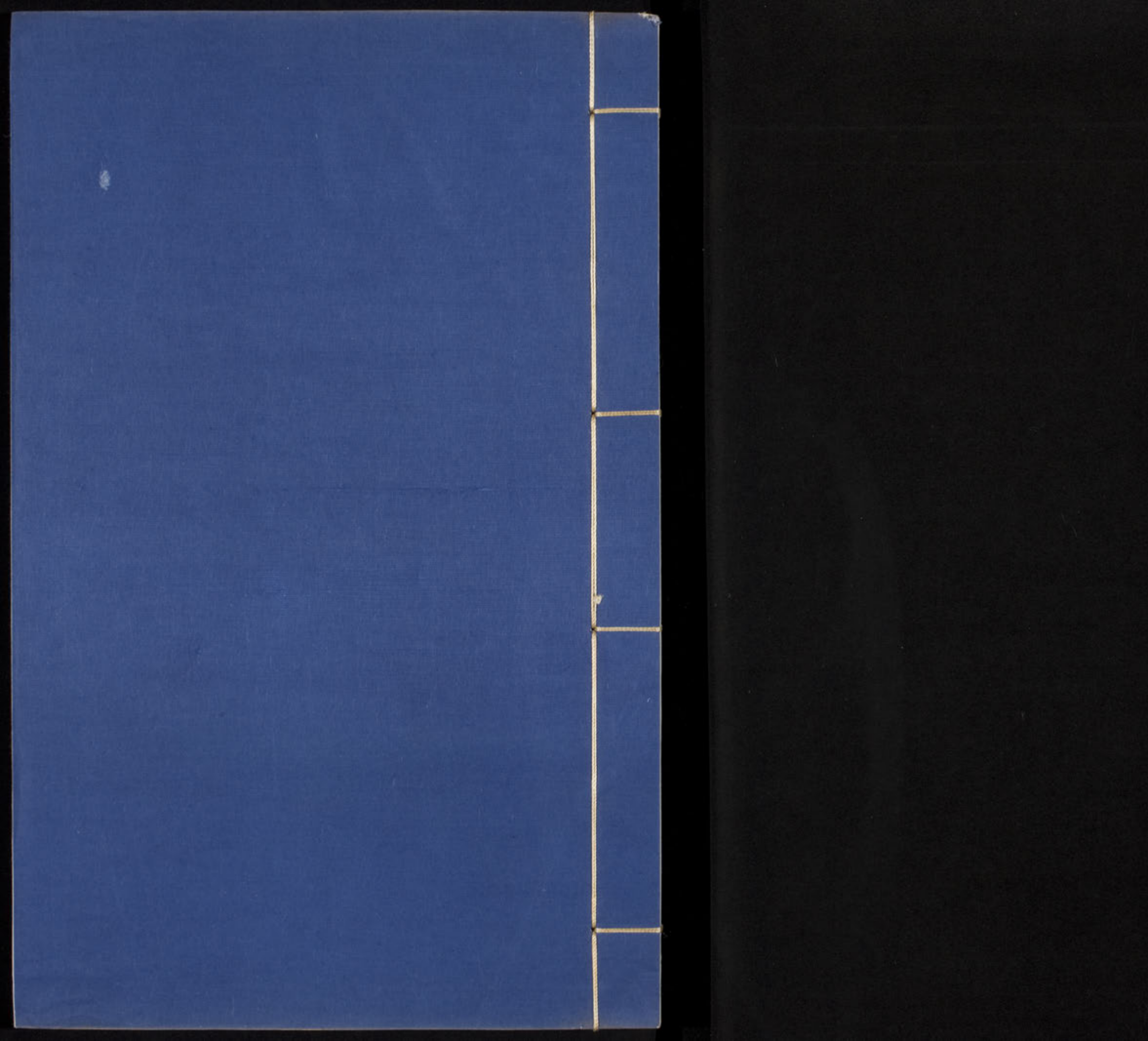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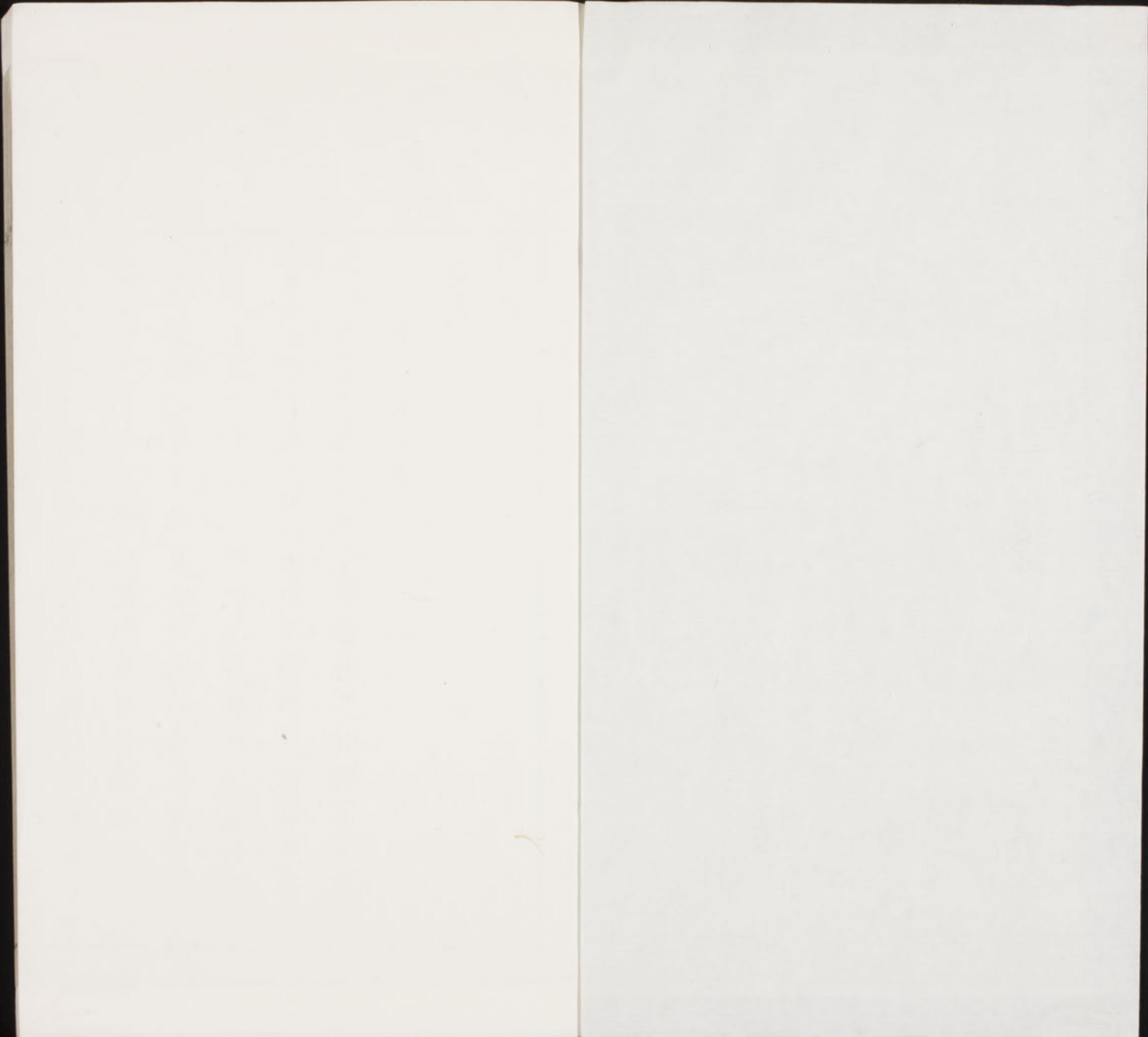


110X
136
6





李氏美善卷三

書

後麻城人書

謂身是在是之外則可謂身是在非之外即不可蓋皆
是見得恐有非於我而後不敢爲耳謂身是在害之
外則可謂身是在利之外即不可蓋皆是見得無所
利於我而後不肯爲耳如此說話方爲正當非漫
說美善之好仗者即以高陽謂後自疑公抑高陽
之所以爲高陽乎若使真用高陽則使西夏後卒

李氏焚書卷三

書答

復麻城人書



謂身在是之外則可謂身在非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恐有非於我而後不敢爲耳謂身在害之外則可謂身在利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無所利於我而後不肯爲耳如此說話方爲正當非漫語矣今之好飲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爲高陽乎若使真正高陽能使西夏叛卒

知高陽之酒
以為高陽不
飲酒亦可

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卽撲滅不至勞民動衆不必損兵費糧無地無兵無處無糧亦不必以兵寡糧少爲憂必待募兵於地方借糧於外境也此爲真正高陽酒徒矣方亞夫之繫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劇孟大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得劇孟吾知其無能爲矣一箇博徒有何烜赫能使真將軍得之如得數千萬雄兵猛將然得三十萬猛將強兵終不如得一劇孟而吳楚失之其亡便可計日是謂真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侯情願爲之執盃

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千金覓生左車得卽東嚮坐西嚮待師事之以此見真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爲真正高陽酒徒可敬也彼蓋真知此輩之爲天下寶又知此輩之爲天下無價寶也是以深寶惜之縱然涓滴不入口亦當以高陽酒徒目之矣曾聞李邢州之飲許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少空相慕說着高陽總不知此詩俗子輩視之便有褒貶吾以謂皆實語也情可哀也漫書到

此似太無謂然亦因公言發起耳非爲公也
時有麻城人舊最相愛後兩年不寄一書偶寄書
便自謂高陽酒徒貪盃無暇是以久曠又自謂置
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問我於利害是非之
內其尊已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豈不謂余之良
朋勝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實如此則其況溺
利害是非爲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時聞靈夏兵
變因發憤感歎於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在
事之說設早聞有梅監軍之命亦慰喜而不發憤

矣

與周友山

晉老初別尚未覺別別後真不堪矣來示云云然
弟生平未嘗見有與我綢繆者但不見我觸犯之
過免其積怒卽爲幸事安得綢繆也劉晉老似稍
綢繆矣然皆以觸犯致之以觸犯致綢繆此亦可
也然不可有二也

與焦弱侯書

昨閒步清涼瞻拜一拂鄭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

劉晉老以觸
犯致綢繆
守道以綢繆
致觸犯

鄉先哲前賢也。一拂自少至老讀書此山寺。後之人思慕遺風祠而祀之。今兄亦讀書寺中。祠既廢而復立。不亦宜乎。歸來讀江寧初志。又知一拂於余其先同爲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隨王審知入閩。遂爲閩人。則余於先生爲兩地同鄉。是亦余之鄉先哲前賢也。且不獨爲兄有。而亦不必爲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風。雖曰閒步。以往反使余載璧而還。誰謂昨日之步。竟是閒步乎。余實於此有榮耀焉。六先生王半山門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

評及兩人

日敬信。半山亦實切至。蓋其心俱以民瘼爲急。國儲爲念。但半山過於自信。反以憂民愛國之實心。翻成毒民悞國之大害。先生切於目擊。乃不顧死亡。誅滅之大禍。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離竄逐。年至八十。然後老此山寺。故余以謂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過鄉黨自好者之所歆羨。誰其肯以是而羨先生乎。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爲何物。無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礪名行。一毫不敢自

離於繩墨而遂忘却鹽梅相濟之大義則其視先生爲何如哉余以爲一拂先生真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今先生之祠旣廢而復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斷然不專專爲一拂故也吾鄉有九我先生者其於先哲尤切景仰其於愛民憂國一念尤獨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涼間慨然感懷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聞之隣近故老猶能道一拂先生事而舊祠故址廢莫能考則以當時無有記之者記之哉

與友人書

者非兄與九我先生與先賢者後賢之所資以模範後賢者先賢之所賴以表章立碑于左大書姓字吾知兄與九老不能讓矣吁名垂萬世可讓也哉

古聖之言今人多錯會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怨也非絜矩也試舉一二言之夫堯明知朱之囂訟也故不傳以位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封之以國夫子明知鯉之痴頑也故不傳以道而心實痛

之故又未嘗不教以禮與詩又明知詩禮之言終不可入然終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終不以不入而遽強也以此知聖人之真能愛子矣乃孟氏謂舜之喜象非僞喜則僕實未敢以謂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已殺也然非真心喜象則不可以解象之毒縱象之毒終不可解然舍喜象無別解之法矣故其喜象是僞也其主意必欲喜象以得象之喜是真也非僞也若如軻言則是舜不知象之殺已是不智也知其欲殺已而喜之是喜殺也是不誠也

是堯不知朱之噐訟孔不知鯉之痴頑也不明亦甚矣故僕謂舜爲僞喜非過也以其情其勢雖欲不僞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養不中才者養不才其道當如是也養者養其體膚飲食衣服宮室之而已也如堯之於朱舜之於象孔子之於伯魚但使之得所養而已也此聖人所以爲真能愛子與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觀古之狂者孟氏以爲是其爲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爲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與言或不相掩如此則狂者當無

比數於天下矣。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蓋狂者下視古人，高視一身，以爲古人雖高，其跡往矣。何必踐彼跡爲也。是謂志大，以故放言高論，凡其身之所不能爲，與其所不敢爲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謂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勢，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間，旣與人同生，又安能與人獨異。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貢高耳。亂言之，以憤世耳。渠見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觀者見其狂，遂

指以爲猛虎毒蛇，相率而遠去之。渠見其狂言之，得行也。則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聖人視之，若無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嚇人，而吾聽之，若不聞。則其狂將自歇矣。故惟聖人能醫狂病。觀其可子桑友原壤，雖臨喪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揜聖人，絕不以爲異也。是千古能醫狂病者，莫聖人若也。故不見其狂，則狂病自息。又愛其狂，思其狂，稱之爲善人，望之以中行，則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僕之所謂夫子之愛狂者，此也。蓋

唯世間一等狂漢乃能不揜於行不揜者不遮揜以自蓋也非行不揜其言之謂也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養不可棄只可順不可逆逆則相反順則相成是爲千古要言今人皆未知聖人之心者是以不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成栽培傾覆之常理

復顧冲菴翁書

昔趙景真年十四不遠數千里狎狂出走訪叔夜于山陽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傳以爲竒

其自幼讀之絕不以爲竒也以爲四海求友男兒常事何竒之有乃今親之雖欲不謂之竒不得矣向在龍湖尚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住來十餘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發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發可知發心容易親到實難山陽之事未易當也豈凡百盡然不特此邪抑少時或可勉強乃至壯或不如少老又決不如壯邪抑景真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計不出春三月矣先此報言決不敢食

真師

黃安二上人到此時時言及師友之重懷林曰據和尚平日所言師友覺又是一樣者余謂師友原是一樣有兩樣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卽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卽友徒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也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爲師矣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故特加師字於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者若不可

使二上人自
言亦未必如
此痛快

師卽不可友大槩言之總不過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則師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卽師者也其師兄常恐師弟之牽於情而不能擺脫也則携之遠出以堅固其道心其師弟亦知師兄之真愛已也遂同之遠出而對佛以發其弘願此以師兄爲友亦以師兄爲師者也非友而師者乎其師弟恐師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師稱讚鄧豁渠之語於師兄之前其師兄亦知師弟之託意婉也亦信念佛卽參禪而不可

以徒爲念佛之計。此以師弟爲友。亦以師弟爲師者也。又非友而師者乎。故吾謂二上人。方可稱真師友矣。若泛泛然羣聚。何益耶。寧知師友之爲重邪。故吾因此時時論及鄧豁渠。又推豁渠師友之所自。二上人甚喜。以謂我雖忝爲豁渠之孫。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開示。宛然如在豁渠師祖之旁。又因以得聞陽明心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恬活無量。何如也。今但不聞先生師友所在耳。予謂學無常師。夫子焉不學。雖在今日。不免爲

套語。其實亦是實語。吾雖不曾四拜受業。一箇人以爲師。亦不曾以四拜傳受。一箇人以爲友。然比世人之時時四拜人。與時時受人四拜者。真不可同日而語也。我問此受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聾卽啞。莫我告也。我又遍問此四拜於人者。此四拜於人者。亦非聾卽啞。不知所以我告也。然則師之不在四拜明矣。然孰知吾心中時時四拜百拜。屈指不能舉其多。沙數不能喻其衆乎。吾何以言吾師友於二上人之前哉。

復李漸老書

韓昌黎上宰相書曰感恩則有之以言知過則未也得無乃尔

數千里外山澤無告之老翁皆得而時時衣食之則翁之祿豈但仁九族惠親友已哉感德多矣報施未也可如何承諭煩惱心山野雖孤獨亦時時有之卽此衣食之賜既深以爲喜則缺衣少食之煩惱不言可知已身猶其易者等而上之有國則煩惱一國有家則煩惱一家無家則煩惱一身所任愈輕則煩惱愈減然則煩惱之增減唯隨所任之重輕耳世固未聞有少煩惱之人也唯無身乃

可免矣老子云若吾無身更有何患無身則自無患無患則自無惱吁安得聞出世之旨以免此後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澤癯老晚年之第一煩惱處也

雜述

何心隱論

何心隱卽梁汝元也余不識何心隱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隱論之世之論心隱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滿之者亦有三高心隱者曰凡世之人靡

卓吾每以好論此事然卒不恨張江陵

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而直欲博一死。以成名。以爲人盡死也。百憂愴心。萬事瘁形。以至五內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殺鬼殺。寧差別乎。且斷頭則死。斷腸則死。孰快。百藥成毒。一毒而藥。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審之熟矣。宜公之不畏死也。其又高之者曰。公誦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

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難在。以天下爲家。而不有其家。以羣賢爲命。而不以田宅爲命。故能爲出類拔萃之人。爲首出庶物之人。爲魯國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萬世之儒一人也。公旣獨爲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於人者。亦以是矣。公烏得免死哉。削跡伐木。絕陳畏匡。孔聖之幾死者。亦屢其不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以爲得正而斃矣。不幸而死。獨不曰仁人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辭也。然則公非

畏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于彼、謂公欲求死、以成名者、非也、死則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歟、其又高之者曰、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然則仲尼雖聖、效之則為顰、學之則為步、醜婦之賤態、公不爾為也、公以為世人聞吾之為、則反以為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為之矣、吾故援孔子以為法、則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害之、同志終鮮、而公亦竟不幸為

道以死也、夫忠孝節義、世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聞有為道而死者、道本無名、何以死為、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沒無聞也、今觀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嗑呼叱咤、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其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得

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以爲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爲非是而咸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爲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蓋覆矣雖公之歿無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則斯道之爲也孰能遏之然公豈誠不畏歿者時無張子房誰爲活項伯時無魯朱家誰爲脫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寃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歿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

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真故必欲剗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真談道者故公歿而斯文遂喪公之歿顧不重邪而豈直泰山氏之比哉此三者皆世之賢人君子猶能與匹夫同其真者之所以高心隱也其病心隱者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于師友賢聖之間則偏枯不可以爲訓與上閭閻與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獨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則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情學貴平易繩人以太難則畔

者必衆責人於道路則居者不安聚人以貨財則
貪者競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世之學者之
所以爲心隱病也吾以爲此無足論矣此不過世
之庸夫俗子衣食是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爲何
物學爲何事者而敢妄肆譏詆則又安足置之齒
頰間耶獨所謂高心隱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無
過焉然余未嘗親覩其儀容面聽其緒論而窺所
學之詳而遽以爲過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論之以
俟世之萬一有知公者可乎吾謂公以見龍自居

者也終日見而不知潛則其勢必至于亢矣其及
也宜也然亢亦龍也非他物比也龍而不亢則上
九爲虛位位不可虛則龍不容於不亢公宜獨當
此一爻者則謂公爲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
所以論心隱也

夫婦有感

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
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無
不出于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

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何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生于一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烏覩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見

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况言無無尚不言而况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于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語語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

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鬼神論

生民之什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首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訃厥聲載路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禘見大

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有人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由此觀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孫也周公非但不諱且以爲至祥極瑞歌詠於郊禘以享祀之而自謂文子文孫焉乃後世獨諱言鬼何哉非諱之也未嘗通於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狀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敬鬼神如此使其誣之以爲無則將何所不至耶小人之無忌憚皆由于不敬鬼神是以不能務民義以致昭事之勤如臨女以祈陟降之饗故又戒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有鬼神而後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卽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務則凡數而瀆求而媚皆非敬之之道也夫神道遠人道邇遠者敬而疎之知其遠之近也是故惟務民義而不敢求之于遠近者親而務之知其邇之可遠也

奇

是故不事諂瀆而惟致吾小心之翼翼今之不敬鬼神者皆是也而未見有一人之能遠鬼神者何哉揲著布卦卜地選勝擇日請時務索之冥冥之中以徼未涯之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其諂瀆甚矣而猶故爲大言以誑人曰佛老爲異端鬼神乃淫祀慢侮不信若靡有悔一旦緩急手脚忙亂禱祀祈禳則此等實先奔走反甚於細民之敬鬼者是可怪也然則其不能遠鬼神者乃皆其不能敬鬼神者也若誠知鬼神之當敬則其不能務民之

事者鮮矣。朱子曰：天卽理也。又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夫以天爲理可也，而謂祭天所以祭理可也；以鬼神爲良能可也，而謂祭鬼神是祭良能可也。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後祭天地，則是必天子而後可以祭理也。凡爲臣庶人者，獨不得與於有理之祭，又豈可與？然則理之爲理，亦大傷民財，勞民力，不若無理之爲愈矣。圓丘方澤之設，牲幣爵號之陳，大祀之典，亦太不經。駿奔執豆者，亦太無義矣。國之大事在祀，審如此，又安在其爲國

之大事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不太可惜乎？鍾鼓、嗶嗶磬筦，將將又安見其能降福穰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也？周頌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若衣服不神，則皇祖陟降，誰授之衣？昭事小心，儼然如在其上者，當從裸袒之形。文子文孫，又安用對越爲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文、王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靈，赫然臨女，則爾祖我祖，真同兒戲。金縢策祝同符，新室上誑，武王下誑。

召畢近誑元孫遠誑太王季文王多材多藝之
云真矯誣也哉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濬哲
維商長發其祥而朱子又解曰春分玄鳥降有戎
氏女簡狄高辛氏之妃也祈于郊禱馩遺卵簡狄
吞之而生契其後遂有商氏而有天下嗚呼周有
天下歷年八百厚澤深仁鬼之嗣也商有天下享
祀六百賢聖之王六七繼作鳥之遺也一則祖馩
一則祖敏後之君子敬鬼可矣

食兵

有民便有食
有食便有兵
生下帶來軒
轅順導之高
鞅逆用之耳
此謬陸宣公
所未發

民之初生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艸木之實以
爲食且又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
不爲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于物
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
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蓋有
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
衛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
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

着眼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至於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勢旣出于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恐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于兵食則亦不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惡而非

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肯以出之于口况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調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不怨殺者乎凡此皆矯誣之語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賞而自勸不

謀而同趨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為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之王也七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于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之原亦深苦衛生之難而既竭心思以維之矣以為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為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四時有獵是

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戈矛之利甲冑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兔然又何有于即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欣謔樂鼓舞不

此軒轅之製
詳見李衛公
兵法

倦不待耀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而後
樂心生也分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
八首八尾同力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
法而後分數明也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
之生者然而聖人初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
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
畫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
間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
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

則至于今凡幾千年矣而不知而况當時之民與
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
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
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夫
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嘗以
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
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
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
古以爲名祇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

文至此絕矣

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疆而車裂之
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
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
以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
寶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
而後流而爲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
誓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雜說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

昔人詩一拳
插碎黃鶴樓
一脚踢翻鷓
鴒洲眼前有
景說不得崔
瀛題詩在上
頭余于此文
亦然

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
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
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
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
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
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
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
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
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

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益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惟作者竊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

可達于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既已噴玉唾

珠昭回雲漢爲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爲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

一杯一局覷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童心說

龍洞山農敘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真

借童心二字
發評大快言

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

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求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

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

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語孟乎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

大賢言聖人
之道七字奇
絕

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為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抹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

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言哉。

心經提綱

心經者佛說心之徑要也。心本無有。而世人妄以為有。亦無無。而學者執以為無。有無分。而能所立。是自罣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觀于自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時也。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生。死可得。故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脫一切苦厄。焉。此一經之總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

研書貝葉之
文不傳東土
玉律金容之
聖德矣。西方
不存。指人執
開真教。非玄
裝之沒身。空
釋迦之素臣
也。

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謂吾說空便即着空也
如我說色不異於空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
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對雖復合而爲一猶存一
也其實我所說色即是說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
說空即是說色空之外無色矣非但無色而亦無
空此真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諸法空
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增減名相是故
色本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非淨在色不
增在空不減非億之也空中原無是耳是故五蘊

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
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皆空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與無
明四諦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
到無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然無罣礙
恐怖與夫顛倒夢想矣現視生灰而究竟涅槃矣
豈惟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
慧得到彼岸共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
大地衆生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真空妙智是大

禪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出離生
死苦海度脫一切苦厄真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
言也久矣執色者泥色說空者滯空及至兩無所
依則又一切撥無因果不信經中分明讚嘆空卽
是色更有何空色卽是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尚
何有有有無於我罣礙而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
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彼岸當自得之矣菩
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觀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薩而
不自見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無聖愚也言三

世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奈之何可使由而
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可使知則
爲凡民爲禽獸爲木石卒歸于泯泯爾矣

四勿論

人所同者謂禮我所獨者謂已學者多執一已定
見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禮也非禮之禮
大人勿爲真已無已有已卽克此顏子之四勿也
是四勿也卽四絕也卽四無也卽四不也四絕者
絕意絕必絕固絕我是也四無者無適無莫無可

無不可是也。四不者，中庸卒章所謂不見不動不言不顯是也。顏子得之而不遷，不貳則卽勿而不由之，而勿視勿聽則卽不而勿。此千古絕學，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沒而其學遂亾，故曰未聞好學者，雖曾子孟子亦已不能得乎此矣。况濂洛諸君子乎？未至乎此而輕談四勿，多見其不知量也。聊且博爲註解，以質正諸君。何如？蓋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

知而至者爲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無界量可限，無扇鑰可啟，則於四勿也當不言而喻矣。未至乎此而輕談四勿，是以聖人謂之曰不好學。

定林菴記

余不出山久矣。萬曆戊戌，從焦弱侯至白下，詣定林菴，而菴猶然無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愛於弱侯也。定林不受徒，今來住持者，弱侯擇僧守之，實

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則此菴第屬定林創建。名曰定林菴。不虛耶。定林創菴甫成。卽舍去之。牛首復創大華嚴閣。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余於天中山。而遂化於天中山塔。於天中山。馬伯時隱此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余未死。又復來此。復得見定林菴。夫金陵多名刹。區區一定林菴。安足爲輕重。而舊椽敗瓦。人不忍毀。則此菴雖小。實賴定林久存。名曰定林菴。豈虛耶。夫定林自

下人也。自幼不茹葷血。又不娶。日隨其主周生。赴講。蓋當時所謂周安其人者也。余未嘗見周生。但見周安。隨楊君道南至京師。時李翰峰先生在京。告余曰。周安知學。子欲學。幸毋下視周安。蓋周安本隨周生。執巾屨之任。乃周生不力學。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眄。或獨立簷端。或拱身柱側。不畝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李先生

嘆羨弱侯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二年余來金陵，獲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歿。周安因白弱侯曰：吾欲爲僧，夫吾迄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不剃何爲？弱侯無以應，遂約余及管東溟諸公送周安於雲松禪師處披剃爲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侯又於館側別爲菴院，而余復書定林菴三字以匾之。此又定林菴之所由名也。弱侯曰：菴存人亡，見菴若見其人矣。其人雖亡，其菴尚存，菴存則人亦存。雖然，人今已亡，菴亦安得獨

存。惟有記庶幾可久。余謂菴不足記也。定林之菴不可以不記也。今不記，恐後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爲何物。此菴爲何等矣。夫從古以來，僧之有志行者亦多，獨定林哉。余獨怪其不辭卑賤而有志於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於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爲何如者？故衆人卑之以爲賤，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儼然而登講帷，口談仁義，手揮麈尾，可謂尊且貴矣。而能自貴者誰歟？况其隨從於講次之末者歟？又况於僕廝之賤，鞭箠之輩

不以爲我勞則必以爲無益於充囊飽腹且相率攘袂而竊笑矣肯俛首下心歸禮窮士日倚簷楹欣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爲聖人然後已者耶古無有矣是宜記遂爲之記不記菴專記定林名菴之由嗚呼道不虛談學務實效則此定林菴真不虛矣

高潔說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勢仗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

寸善雖隸卒人奴無不拜也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爲大人王公無不賓也能下人故其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高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人則無人不客無人不客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好潔不亦宜乎今世齷

齷者皆以予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黃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山有好箇四方求友之譏自住龍湖雖不鎖門然至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亦不久卽厭弃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已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不見知己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其頗說得話者又以予無日而不能知人故卒爲人所欺偏愛而不公故卒不能與人以終始彼自謂離毛見皮吹毛見

孔所論確矣其實視世之齷齪者僅五十步安足道耶夫空谷足音見似人猶喜而謂我不欲見人有是理乎第恐尚未似人耳苟其畧似人形當卽下拜而忘其人之賤也奔走而忘其人之貴也是以往往見人之長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禮而師事之而況知吾之爲偏愛耶何也好友難遇若非吾禮敬之至師事之誠則彼聰明才賢之士又曷肯爲我友乎必欲與之爲友則不得不致吾禮數之隆然天下之真才真聰明者實少

也。往往吾盡敬事之誠，而彼聰明者有才者終非其真，則其勢又不得而不與之疎，且不但非真也。又且有姦邪焉，則其勢又不得而不日與之遠。是故衆人咸謂我爲無目耳。夫使我而果無目也，則必不能以終遠使我而果偏愛不公也，則必護短以終身故爲偏愛無目之論者皆似之而非也。今黃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爲偏愛矣。二上人其務與我終始之無使我受無目之名可也。然二上人實知予之苦心也，實知予之孤單莫可告。

語也。實知予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予也。吾又非以二上人之才實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聰明實以其篤實也。故有德者必篤實，篤實者則必有德。二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師事李壽菴、壽菴師事鄧豁渠、鄧豁渠志如金剛膽，如天大學從心悟智過於師，故所取之徒如其師，其徒孫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知二上人之必能爲我出氣無疑也。故作好高好潔之說以貽之。

此所謂暗
人形者與

三叛記

時在中伏晝日苦熱夜間頗涼湖水驟滿望月初上和風拂面有客來伴此正老子耻哈時也楊胖平日好瞌睡不知此夜何忽眼青乃無上事聽然而笑驚蝴蝶之夢周怪鐵杵之噉廣和尚不覺矍然開眼而問曰子何笑曰吾笑此時有三叛人欲作傳而未果耳余謂三叛是誰爾傳又欲如何作胖曰楊道自幼跟我今年二十五矣見我功名未就年紀又長無故而逝是一叛也懷喜本是楊道一類人幸得湖僧與之落髮遂以此僧爲師以深

爲師祖故深自有懷喜東西遊行咸以爲伴飲食衣服盡與喜同今亦一旦棄之而去託言入縣閉關誦經夫縣城誼雜豈閉關地耶明是背祖反楊言祖可以背李老去上黃柏吾獨不可背之以閉關城下乎雖祖涕泗交頤再四苦留亦不之顧是二叛也余又問何者是三不答但笑蓋指祖也時有魚目子東方生卯酉客竝在座魚目子問曰雖是三叛獨無輕重不同科乎東方生曰三者皆可歿有何輕重蓋天下唯忘恩背義之人不可以比

于夷狄禽獸以夷狄禽獸尚知守義報恩也既名
爲叛則一切無輕重皆殺魚日子曰深之罪不須
再申明定奪矣若喜受祖恩養日久豈道所可同
乎使楊胖之待道有深萬一則道亦必守死而不
肯叛楊以去矣二子人物雖同要當以平日情意
厚薄爲差况道之靈利可使猶有過喜者哉故論
人品則道爲上喜居中深乃最下論如法則祖服
上刑喜次之道又次之此論不可易也東方生終
不然其說魚日子因與之反詰不已東方生曰夫

祖之痛喜豈誠痛喜之聰明可以語道耶抑痛喜
之志氣果不同于凡僧耶抑又以人品氣骨真足
以繼此段大事耶同是道一樣人特利其能飲食
供奉已也寢處枕席之足以備冬溫夏涼之快已
也彼以有利於已而痛之此以能利于彼而受其
痛報者施者即時已畢無餘剩矣如今之顧工人
是已安得而使之不與道同科也二子既爭論不
決而楊又嘿嘿無言於是卯酉客從旁持刀而立
曰三者皆未可死唯老和尚可死速殺此老貴圖

謹甚趣甚憤
甚

卓吾於水滸
別有所賞不
在傳記之工

余見其平生
不喜黃巢餅
不喜作黃巢
傳者迺知所
取于此不貴
徒憤而已

天下太平、本等是一箇老實無志氣的、乃過而愛
之、至比之汾陽、比之布袋、夫有大志而不知無目
者也、非有大志而以愛大志之愛愛之、亦無目者
也是可殺也、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殺更又
何待、持刀直逼和尚、和尚跪而請曰、此實正論、此
實正論、且乞饒頭、免做無頭鬼、嗚呼、昔旣無目、今
又無頭、人言禍不單行、諒哉、

忠義水滸傳序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

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
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
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兢、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
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
處堂燕雀、納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羅
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
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
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
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

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於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於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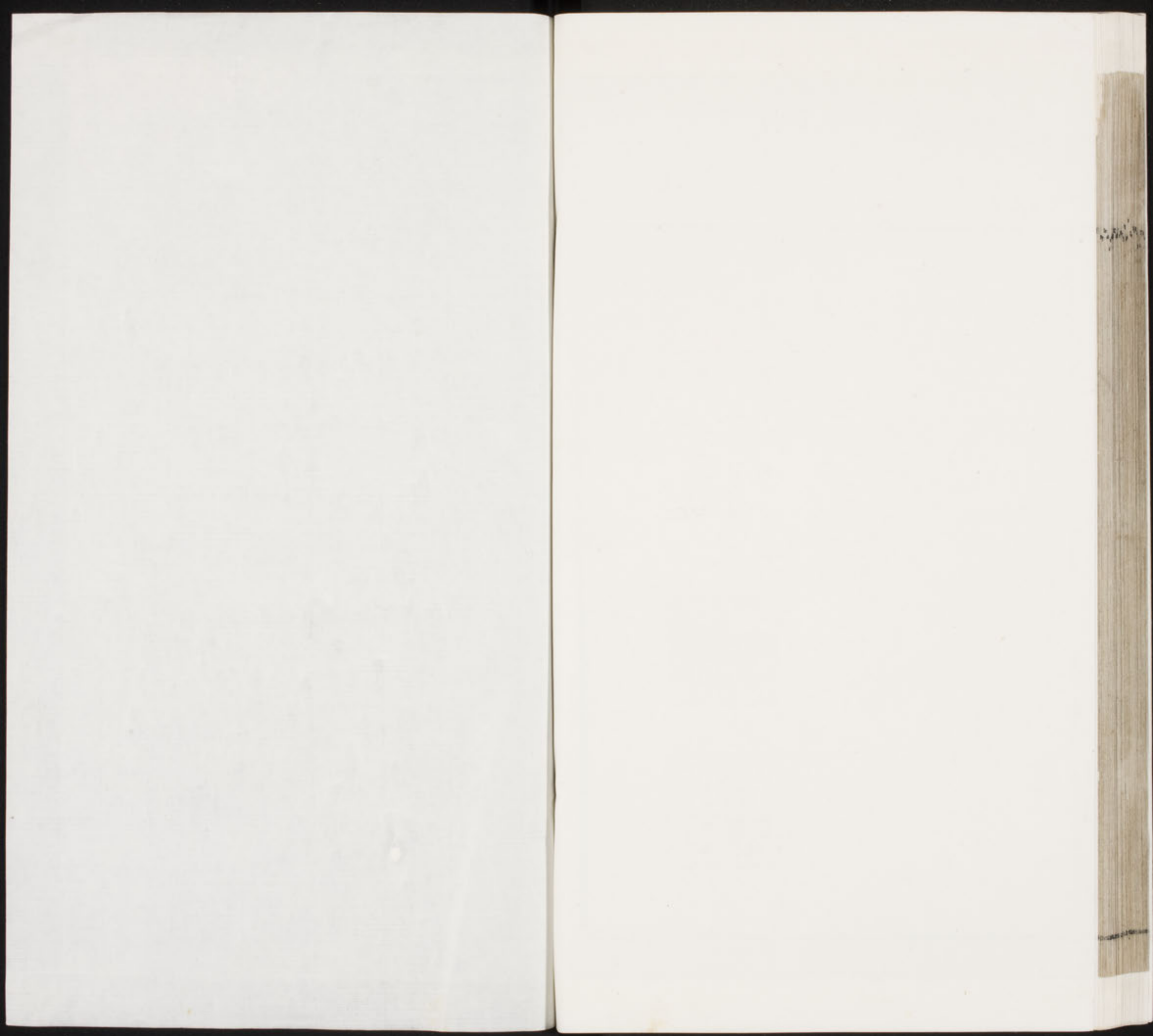
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于君義于友者所忍屑矣是

評別亟稱李
大奇序則深
讚宋公明各
有至契

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爲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謀畫。要

以各見其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110X
136
6